

中国图书 与图书馆

[日] 松见弘道 著

黄宗忠 姜振儒 杨志清 译

杨志清 校

书目文献出版社

中国图书与图书馆

(原名：图书馆与汉籍
——图书、图书馆的研究)

(日)松见弘道 著
黄宗忠 姜振儒 杨志清 译
杨志清校

书目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图书与图书馆/(日)松见弘道著;黄宗忠等译。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ISBN 7-5013-1221-4

I. 中… II. ①松… ②黄… III. ①图书馆事业—文化史
—中国②图书史—中国 IV. ①G256. 1②G259.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94)第 13649 号

中国图书与图书馆
(日)松见弘道 著
黄宗忠 姜振儒 杨志清 译
杨志清校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一二〇一印刷厂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179千字
1995年9月北京第1版 199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册

ISBN 7-5013-1221-4
G · 329 定价: 9.60元

内容简介

《中国图书与图书馆》是日本东海女子短期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松见弘道的近著。他 40 年来致力于研究中国图书、图书馆，著述颇丰。本书是他的代表作。

全书 7 章，包括“汉字文化的黎明”、“上古时期的图书”、“中国图书的材料及其状况”、“中国图书的书写用具——文房四宝”、“各时期的中国图书与图书馆”、“中国图书与图书馆的发展过程”、“美国图书馆与中国图书”等。全书系统论述了中国图书、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内容丰富，取材广泛，体系新颖，文字简炼，语言生动。通过阅读，不仅可获得系统的知识，而且可以了解国外学者是怎样研究、认识中国图书与图书馆的。

·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图书发行学、档案学、情报学专业教学参考用书，也可供广大图书情报工作者及文史工作者阅读参考。

译本前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有着漫长的历史。从松见弘道教授所著的《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原名《图书馆与汉籍——图书、图书馆的研究》，日本明星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松见弘道先生1942年毕业于日本大谷大学文学系中文专业。1951年任岐阜大学图书馆司书长、事务长，并任教育学系讲师，主讲目录学概论。1978年任东海女子短期大学教授，1980年兼任图书馆馆长。1980年和1990年两次访问中国。

松见弘道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化、图书、图书馆史的研究，著述甚丰，研究颇深。从1963年开始，就翻译出版了刘国钧教授著的《中国书史简编》，以后又陆续撰写了大量的论著，系统地介绍中国的图书、图书馆，以及中国当代图书馆学家，如刘国钧、杜定友、黄宗忠等。由于他研究中国图书与图书馆成绩斐然，为此曾获得日本“岸本奖励奖”。

《中国图书与图书馆》一书，是松见弘道先生40年来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经济、文化、图书与图书馆事业的一部代表作。该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字简炼，观点友好，评价比较客观公正。该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图书与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叙述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与主要变革，以及它的社会背景；阐述了各个时期的主要图书馆，并系统列举了各个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图书，以及这些图书的流传情况；介绍了活跃于各个历史时

期的不同学科的一些主要著作者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的代表作，并分析了这些著作在中国和中国以外所产生的影响。通过阅读该书，不仅使人能获得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图书与图书馆事业的丰富而系统的知识，而且能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

关于中国图书史与图书馆史的研究，国内已有不少论著，我们的前辈和当代的学者都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和敬意！在国外，过去和现在也有不少专家和学者在研究中国的印刷术、图书与图书馆事业，他们发表了不少有见解的论著。松见弘道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 40 年如一日，坚持研究中国的图书和图书馆事业，发表了不少充满对中国、对中国文化热爱的论著。他不仅从资料中研究中国，而且多次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他不仅翻译中国学者的著作，而且撰写了大量论著向日本读者宣传和介绍中国文化。我们对他 40 年来一直坚持研究和介绍中国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敬意。

对中国图书和图书馆事业的历史，我们不仅应组织和鼓励国人进行研究，也应欢迎国外图书馆界的同行进行研究，以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对国外同行学者研究中国图书和图书馆事业的成果，应及时反馈给国内读者，让国内读者了解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状况、水平、进展、观点及主要成果。这样既做到知己知彼，又可进一步促进国内同行的研究，把国内的研究水平向前推进一步。为此目的，我们翻译了这本书，把松见弘道先生多年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读者。

松见弘道先生撰写的这本书，与国内现有的同类著作比较，有许多特点是可吸收和参考的。从总体上讲，我们认为该书体系新颖，取材广泛，知识面广，资料丰富，系统性比较强，对历史背景的介绍比较恰当，而且将图书史与图书馆事业史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全书文字简炼、生动，既有一定的知识性、理论性，又有一定的故事性，使人读而不厌，爱不释手。

本书由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教授黄宗忠、河北承德医学院讲师姜振儒、武汉外国语学校日语教师杨志清翻译，由杨志清校订。在此基础上，由黄宗忠根据国内资料，对全书内容的主要事实、年代、人名、书名、地名作了统一核对，对个别不完善的事实作了材料补充。由于国外资料的某些局限性和流传的差错，或由于原著抄写、排版、校对的误差，使原著中某些资料出现差错，某些事实的叙述不够清楚或不够全面、完善，这也是难免的。正如松见弘道先生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说：“原著之中还有一些表达不全、自以为是的误用。”为了给中国读者正确的信息与知识，我们花了近半年时间，对书中有关资料进行了核对，对原著中的某些差错予以改正；对某些表述不完善的事实在补充了资料；对某些说法与国内材料不一致处，则保留原意，以利深入研究；个别有疑问而又无法查实的材料就作了删节。尽管原著中有这些不足，但我们认为该书仍不失为一本好书，很有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对我们了解外国研究中国大有好处，同时我们还可学习他们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

当然，我们水平有限，如译本有不足之处或某些错误，请原书作者和广大读者指正。

关于插图，原著附有 81 幅，译本只选择了其中一部分。原著索引未收入译本。

黄宗忠

1993 年 2 月 28 日于武汉大学

中文版序言

回顾过去的历史，一个弱小的国家——日本，从中国获得了先进的文化遗产“汉字”，还有包含着古典文化的“汉语书籍”以及各种文物，这对日本文化赋予的恩惠是难以用笔墨文词来表达的。

几千年前，称之为世界文明发祥地的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以及克里特、因卡、古希腊、古罗马等引以自豪的文明古国都在漫长的历史中销声匿迹了。

然而，唯有中国，尽管它经历了曲折痛苦的动乱岁月，却依然保持着民族独立和完整。这一历史现实确实值得敬佩。在这由衷的铭感之中，我对中国特有的文化、文物、艺术等绚丽多彩的文化瑰宝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40多年来，我把研究、介绍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图书与中国图书馆学界，以及翻译和出版有关中国书籍，作为我毕生学习的主题。

1968年，我撰写了《中国图书馆学界的调查与介绍》，受到日本国立大学图书馆协会会长、东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松田智雄的高度评价，获得首次创建的用已故原东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岸本英雄博士的遗产为基金设立的“岸本奖励奖”。

1979年3月至4月，受东海女子短期大学的派遣，作为日本图书馆协会及全国大学图书馆职员首次友好访华团的16名成员之一，对中国进行了为期17天的访问，参观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开封师范学院，以及湖北省图书馆和各地的博物馆。我能有幸参观访问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光辉灿烂的新中国，可以说是实现了我青年时代乃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夙愿。以此为契机，扩大了同中国同行之间的友谊，不仅仅是密切通信，而且在

相互交流资料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访问之中有幸拜见了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黄宗忠先生和用流利的日语给我担任翻译的日语专业三年级学生杨志清先生，并与这两位先生保持着亲密的朋友般的友好交往长达 10 余年。

在同中国许多前辈和同行们的友好交流的同时，日本明星大学教授男泽淳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男泽淳教授曾在该大学以《明星图书馆学讲座》第一卷的形式出版了专著《图书馆与情报》。作为该讲座的第二卷，在男泽淳先生的极力推举之下，以《图书馆与汉籍》为题，由我执笔完成，并由明星大学出版部出版。

我深深感到自己浅学非才，也感到这是自己一生学习研究的责任和义务。于是，将多年来收集的资料和武汉大学黄宗忠先生、杨志清先生以及前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连珍先生提供的要素材进行归纳总结。虽然还很不全面完整，但历经三年最终能够出版了。

1990 年 8 月，我再次承蒙东海女子短期大学校长夫妇的厚意，得到重访中国的机会，并再一次受到黄宗忠教授和杨志清先生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访问期间参观了盼望已久的在原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基础上扩建的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日本与中国虽然隔海相望，但我同黄、杨两位先生之间肝胆相照的友情之中业已培养出了出版发行本书中文版的土壤。

原著之中还有一些表达不全、自以为是的地方，给从事此项翻译的各位先生带来辛苦。尽管如此，若本书能对中国朋友和学生有所帮助，能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作为原著作者感到十分荣幸。

在此，再次向本书译者和对本书的出版发行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各位人士深表谢意。

松见弘道

1992 年 2 月 4 日

序

对图书的发展前景也许能预言，但对“未来图书馆将无图书”这一观点，本人实难苟同。当今之图书，是贮存、传递全部情报的手段之一。作为图书馆员，从目录学角度研究图书，重视这一情报媒体的具体的形态学要素，是责无旁贷的义务。图书是构成图书馆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时下图书馆学被称为图书馆情报学，反映出图书具有构成图书馆的物质实体和传递情报的双重机能。

我们现在手中的图书，是怎样形成这种形态和机能的呢？为追溯其源流，产生了东、西方两种探求学派。本来二者是应该统一的，但目前东、西方两派各辟其径，很难复辙。提起东方文化的源流，非汉文书籍莫属。然而，在日本对汉文书籍的目录学的研究还很不够，为研究汉文书籍而设的图书馆就更少了。

回顾 20 多年前，本书作者松见弘道君除在岐阜大学图书馆工作外，还在该校的教育学系主讲目录学概论。本人从东京大学调至名古屋大学后，与该君同在东海地区从事大学图书馆工作及担任图书馆学课程。因工作关系，我们接触较多，时常聚在一起交杯换盏共叙友情，在交往中，深知他对汉文书籍的知识、历史有较深的研究，认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我想这正是他多年孜孜不倦、刻苦钻研的结果。

本书是《明星图书馆学讲座》第二卷，看到他倾注全部学识，出版内容如此丰富的作品，我由衷地高兴。该书的出版，为解决前面提到的问题找到了出路，对我来说，也如同黑暗中拿起一盏明灯，能初识汉文书籍这一深奥的殿堂。可以肯定，该书一定会

受到图书馆专业人员及汉文化爱好者的喜欢，也必将促进汉文书
籍研究的深入。

男泽 淳
(岩木明星大学教授)

目 录

译本前言	(1)
中文版序言	(4)
序	(6)
第一章 汉字文化的黎明	(1)
第一节 黄河文明的序曲	(1)
第二节 口传时代	(5)
第三节 结绳与木刻	(8)
第四节 从绘画文字到象形文字的创造	(11)
第二章 上古时期的图书	(16)
第一节 记录文字与图书的诞生	(16)
第二节 甲骨文字	(18)
第三节 青铜器铭文	(24)
第三章 中国图书的材料及其状况	(31)
第一节 材料的变迁	(31)
第二节 竹简及其简策	(32)
第三节 木札与版牍	(39)
第四节 绢和缣帛的书	(44)
第五节 石刻的图书	(49)
第四章 中国图书的书写用具——文房四宝	(55)
第一节 中国图书的故事	(55)
第二节 笔	(58)
第三节 墨	(60)
第四节 砚	(64)
第五节 纸	(72)

第五章	各时期的中国图书与图书馆	(80)
第一节	从原始社会到春秋战国时代	(80)
第二节	秦、汉时代	(89)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代	(101)
第四节	隋、唐时代	(111)
第五节	五代、宋代	(123)
第六节	辽、金、元、明时代	(137)
第七节	清代	(150)
第八节	近代中国	(161)
第九节	人民中国诞生以来	(177)
第六章	中国图书与图书馆的发展过程	(186)
第一节	书厄、收书与校讎事业	(186)
第二节	中国图书的发展与传播	(191)
第三节	中国图书的爱护与装订的变迁	(199)
第七章	美国图书馆与中国图书	(206)

第一章 汉字文化的黎明

第一节 黄河文明的序曲

一、古代文明的发祥地

公元前 5000 年左右，在古代巴比伦南部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的地帶，苏美尔人就使用土制品及晒干的砖，创造了世界最早的文明。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就已建立了都市国家，并很快发明了刻印在陶土板上的楔形文字。

面对非洲东北部地中海、红海的埃及，公元前 4000 年左右就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是全长 6690 公里、居世界第三位的尼罗河流域古代文明的中心。

进入公元前 3100 年的时代，这个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古埃及，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象形文字，共达 3000 多个，不久又开发了纸莎草纸书，使用时间长达 3000 多年。

由于上述情景，在环抱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的沃土上，成长起以灌溉农业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和强大的王朝政权，给这一地区带来了东方文明的发达。

另外，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西北部，纵穿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全长 3180 公里，最后流入阿拉伯海的大河——印度河流域，至今仍盛开着光彩绚丽的文明之花。

根据现存的公元前 3000 年—前 1500 年的 100 多个遗迹推测，后来，人们为了寻求佛陀的踪迹，各国学者及旅游观光者云集到这个神秘的世界，给这个文明国家带来了繁荣。

比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晚近 1000 年，而与她们齐名，

被列入古代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中国又是怎样呢？

中国，南面与印度接壤，西面以喜马拉雅山为界，国土仅次于苏联、加拿大，相当于日本的 25 倍，居世界第三位，而其人口却遥遥领先于世界，已超出 10 亿。

黄河发源于青海省西南部的黄土高原，全长 5464 公里，流入渤海。由黄河冲积形成的中下游平原上，分布、生息着汉民族，幅员辽阔的国家是由他们建立的。这拥有 75 万平方公里的广阔的黄土平原，是孕育汉民族的母体，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

通过以上回顾，不由得发想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几千年前奠基古代文明——金字塔的埃及，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克里特、因卡、希腊、罗马等古代各国，都在漫长的历史中销声匿迹了。唯有中国，尽管经历了曲折痛苦的动乱岁月，却依然维持着民族的独立，确实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课题。

二、治理黄河的故事

1979 年 3 月至 4 月，笔者由勤务校派遣，访问中国 17 天，其间访问、参观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河南开封师范学院、中山大学（与孙中山有关系）及几个博物馆。

访问途中，从河南省博物馆顺便去了黄河岸边的流山水利中心——郑州邙山排灌站。当时，听到了负责人陈书林充满感慨且富有学识般的解说。

解放后，对黄河进行了综合治理、开发工程，如建三门峡大坝，用其发电、灌溉等。据统计，解放前的两千年间，黄河泛滥及堤防决口达 1500 次，河道改迁 26 次，平均每 3 年遭受 2 次洪水灾害。

因此，自古以来，历代帝王的基本政治就是治水，留下了“治理黄河，就是治理天下”的说法。为政者与水的背后，隐含的是一部悲喜交加的斗争记录。

善于为政的大禹是夏王朝的始祖。他被人民誉为“治水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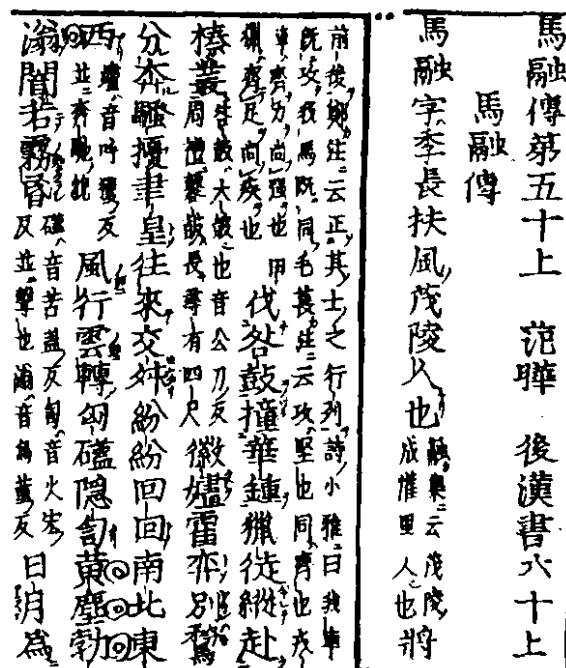
雄”，后代人民继承大禹的遗志，与黄河洪水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三、黄土与尘沙的故事

那么，扩散到这里的黄土，即黄色的尘土——地质学上的laess是怎样形成的呢？

古盛唐诗人李白的《秋浦歌》中有“白发三千丈”的形容，与此相对的是在《后汉书·马融传》中则有“黄尘勃渝”这一现实的词句，但本人想告诉你一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上次访问中国时，在下榻的郑州，我们一行乘坐日产的小型公共汽车，去战国时期魏国首都开封观光。在行进的路上，非常细微的黄尘如骤雨般降临，直朝我们的车窗袭来。我们顿时不知所措，随行的翻译清晰地将这微尘的由来作了解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汉书·马融传

这些黄土，是四、五万年前的第四冰河期，从大陆内的沙漠区被西北风刮来的尘沙，每天像下雪一样，落下很厚的一层，这样经历了千百年的时间达到20—30米厚，在毛乌素沙漠的南部厚达70米。大风刮起，黄土蔽日，几天见不到太阳。这就是黄河上游沙漠高原地带形成的原因。

从黄河上游冲积下来的黄泥沙，使下游的河床比平地还高，形成“天河”。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一石河水，六斗泥”的说法，

不禁使我想起唐代大诗人李白的绝唱：“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诞生于印度的佛教，沿丝绸之路与大黄河合流，横过山东省，从黄海经朝鲜半岛，终于传到日本，在大和之地也开放着永不凋谢的佛教文化之花。

唐代的《大唐西域记》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及明代的《西游记》等，都是在这条圣道上产生的传奇故事。

四、中国最古的人类和文化

在中国大陆上，究竟是何时出现人类的？

1919年，为了调查中国的地质状况，中国政府邀请瑞典地质调查所长J. G. 安大略来华，在洛阳附近的仰韶村发现了竖穴住址，还发现了墓地、石斧、用于收割的石刀及灰褐色的土器，查明了聚落的遗址，这就是公元前4000年发端的仰韶文化的古址。

以这次发掘为契机，1929年，中国青年考古学者裴文中在北京西南部周口店的龙骨山洞窟，发掘了“北京猿人”的完整头盖骨，引起世界轰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黄河最大支流渭水流域的陕西省蓝田县，距古都西安东南5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大约60万年前的所谓“蓝田猿人”，从特征来看，确实是比“北京猿人”更古老的人类，一时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

从同时发现的石器中，看到了用以打碎砾石的粗糙的石刀。关于猿人在黄土高原上赤足行猎，以树果充饥维持生命的生活方式，目前已调查、研究得很清楚，此不再赘言。

笔者访问中国时，曾参观了河南省博物馆，目睹了旧石器早期的打制石器（石斧、石核）、公元前10000年—前4000年的石臼、公元前5000年炭化的粟种、公元前4000年的米种。这些出土遗物摆放井然，易于展观，而且对其解说得清楚明确。除仰韶